

中，營造優質教育環境、培育國際競爭力人才，是未來兩大願景，而包括幼教整合、穩健推動十二年國教、振興師道、打造東亞高教重鎮、強化弱勢扶助、構建終身學習社會、推展全民運動，以及培養國際級人才，則是教育部未來兩年優先推動的八件事。從教育部的施政藍圖規劃可知，今後只要逐步落實相關政策作為，不僅我國的教育品質得以大幅提昇，更將為「黃金十年」願景奠下可大可久基礎，對國家的進步發展發揮極其積極正面的作用。

二、俗語說：「十年樹木、百年樹人。」教育是攸關國家發展的基礎建設。綜觀教育部所提八項施政主軸，其中，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動，不但是核心工作，更將面臨最大挑戰，一旦十二年國教穩健上手、順利推動，則各項施政主軸的實現，便能夠出現「水到渠成」的良性互動成效。

三、自民國一百零三年起正式邁向十二年國教新時代。不過，這項重大政策仍有許多觀念和準備工作尚待釐清與落實。其中最大障礙，是民眾的觀念仍深陷在「升學窠臼」中，致無法達成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共識。如十二年國教的目的是要減緩學生升學壓力，並引導學生適性發展、維持基本學習能力，政府就應辦好每個學校，並把落後的學生拉上來，可是目前部分縣市卻仍反其道而行，不僅不優先增加弱勢高中職的補助額度，反而持續投入大量經費創造「新明星高中職」。此外，長期以來，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間的互動不足，導致對十二年國教的解讀各自不同，也是相關共識尚無法建立的原因。

四、十二年國教雖分成前九年國中小學的義務教育，以及後三年的高中職基本教育。但實際上，高中職、國中及國小的教育目標和教學內容都各自成一單元，並未形成統整的十二年國教系統。因此；如何落實及將各環節連接，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成功與否關係至鉅。換言之；如何推出讓家長及學生都能安心，且公平、可受驗證的多元入學管道，應是當前有關單位首應解決之急務。

五、教師是影響教育品質的關鍵人物，也是十二年國教推動成功的樞紐，但是從學校午餐指導費事件可看出，教師原本應該是「志業」，如今卻慢慢轉變成「職業」。因此，教師團體要求釐清權利義務固然重要，但社會對教師有更高的期許，教育部要設法讓教師找到成就，以當老師為志業。所以有關中小學校教師評鑑，就不能為評鑑而評鑑，而是要以「振興師道」為目標。總之，十二年國教的推動與打造東亞高教重鎮、建構終身學習社會、推動全民運動等都息息相關，因此，特別呼籲審慎為之，從而實現「培養社會好國民、世界好公民、讓國家更有競爭力、人民生活更美好」的教育理想。

(三十二) 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政府明年起將年年公布「國民幸福指數」，甚表贊許。這代表政府與國人已經瞭解到，除了國民所得、經濟成長率，國民的幸福與否，才是國強民富的真正價值所在。世界各國在競逐經濟成長的過程中，產生很多負

面結果，除了汙染和破壞環境，高度競爭的環境也使人民感到不快樂、壓力大。本席認為；國民所得只是一個數據，但國民所得高，並不代表幸福快樂的程度比較高。要創造幸福指標，需先定義「什麼是幸福和快樂？」我們可從現有的各種指標、指數看起，逐步擴展整合。除了所得之外，還可以看壽命長短、教育成果、居住房屋大小、失業率、通貨膨脹率、生活保障、政府福利等各項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項目，讓指標不再單一化而具有評鑑意義。但本席更企盼；政府不能讓國民幸福指標只成為一項指標或一串數字。政府應該利用幸福指標，找到人民不幸福的原因、找到問題所在、找到政策制定的方向。「幸福」涵義太廣泛，簡單說活得健康，活得愉快，活得沒有經濟匱乏之虞，應是最起碼的幸福。政府不能只注重「住的正義」，應該擴大到「福利正義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率先想到幸福指數的是不丹國王。不丹國王在 1970 年代提出國民幸福指數（Gross National Happiness, GNH），他認為，國家不見得要衡量產值、所得多寡，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快樂幸福感受。由於不丹是小國家、影響力不大，當時並未吸引太多注意。後來，他藉助西方學者的幫助設立研究中心深入研究幸福指數的衡量方式，希望創造一種新的指標，以全面衡量老百姓過得快樂與否。
- 二、要衡量幸福指標，有許多複雜的技術性問題，導致現今尚未有一種全世界通用的衡量方式。首先，幸福、快樂是很抽象的概念，是一種極具私人性的心理狀態。要創造幸福指標，需先定義「什麼是幸福和快樂？」
- 三、馬英九總統日前宣布，明（102）年起將年年公布「國民幸福指數」，指示新閣揆陳冲以一年時間研究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。「國民幸福指數」是很好的概念，這代表政府與國人已經瞭解到，一味追求經濟成長，將出現許多後遺症。除了國民所得、經濟成長率，國民的幸福與否，亦是政府施政應考慮的重要議題。世界各國競逐經濟成長，產生很多負面結果，除了汙染和破壞環境，高度競爭的環境也使人民感到不快樂、壓力大。換句話說：國民所得只是一個數據，但國民所得高，並不代表幸福快樂的程度比較高。
- 四、幸福指數的評鑑建議政府可從現有的各種指標、指數看起，逐步擴展整合。除了所得之外，還可以看壽命長短、教育成果、居住房屋大小、失業率、通貨膨脹率、生活保障、政府福利等各項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項目，讓指標不再單一化而具其內涵精義。但國民幸福指標不能只成為一項指標或一串數字。政府應該利用幸福指標，找到人民不幸福的原因、找到

問題所在、找到政策制定的方向。

五、指標本身並非重要，真正因重視的是如何看待指標背後的種種問題。「幸福」涵義太廣泛，不丹有幸福指數，聯合國有幸福指標，各有不同定義和解獨。但本席認為所謂幸福，簡單說，就是要活得健康，活得愉快，活得沒有經濟匱乏之虞，政府不能只注重「住的正義」，應該擴大到「福利正義」，把弱勢族群福利提高，生活品質改善，激發他們追求未來的美景。建構一個有未來、有希望的台灣社會，讓老百姓感到幸福、快樂。這不也正是政府施政目標之所在；「確保國家安全、人民安居，以民眾福祉為最大依歸」嗎？

(三十三) 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美韓 FTA 生效後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嚴重，再提醒政府重視。長期而言，韓國透過自主的自由化政策，加上來自 FTA 所要求的自由化改革，對外人投資、技術合作的吸引力都將顯著增加，對於洽簽新的 FTA，更有重力加速度的巨大效果。其透過經濟整合的網絡，占盡歐、美兩大市場的先機，我國及其他亞太國家短期內都難以望其項背，這種長期的不利益，才是我國需擔憂之事。本席認為；面對韓國，政府不能只看到零關稅威脅；更應該學習的是，韓國政府如何處理美牛及農產品開放、殘留值標準、服務業解除限制、簡化檢驗措施及推動法規革新這些非關稅改革的經驗。這些調整改變，牽動影響的層面更多更廣，而韓國如何走到領先群的路徑與方式，特別是如何「由上而下」，形成、展現並落實堅定、明確的政治決心，才是美韓 FTA 最大的價值所在。為因應韓國逐漸形成的 FTA 網絡，經濟部將歐、美、日、紐、澳及東協國家，列為優先推動 FTA 的對象；但要達成這個目標，用傳統個別突破吃力不討好；相對的，若能用推動兩岸 ECFA 的力量，全力促成加入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(TPP)」，才是可行性高又有效率的方向。自由化是政府無法迴避的課題。如何積極展現以自由化促進經濟再成長的決心，這才是政府最缺乏的，也最需要面對的難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美韓 FTA 是一個自由化程度極高的 FTA，面對其產生的貿易衝擊，各界也要求政府加速與美、歐等洽簽 FTA 以茲因應。但是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韓國在建立全球 FTA 布局之際